



類函 九三



二百九文學
二百一文學

加
427
93



四
第
卷



新嘉坡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諸君同贈
以酬謝

新嘉坡圖書

淵鑑類函卷二百

文學部九

箴

銘

碑文

集序

論

弔文

射策

連珠

箴一

增文心雕龍銘箴篇曰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

又曰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

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 文章

辨體曰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誠之辭若鍼之療疾故以為名東

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闢之意大抵箴銘贊頌均用

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誠切蒯之意

箴二

原虞箴

左傳魏絳對晉侯云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

州經帝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應壯武不可重

用不愆于夏家獸司原故告僕夫虞箴如夏箴夏

是可不愆于夏家獸司原故告僕夫虞箴如夏箴夏

云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崔琦戒外戚范蔚宗後漢書

非務積聚何以備糧荒與交糞行多不軌琦數揚雄戒

南尹梁冀聞琦才請與糞不能受乃作外戚箴揚雄戒

引古今成敗以戒之糞不能受乃作外戚箴揚雄戒

成帝揚雄作酒箴頓挫清壯賦與於補闕選防

微測隱文麗旨深潘岳新婚崔氏累世彌縫胡公次其

首目擊虞文章流別論曰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

百官箴案關今文作闕失也空也

以啓人之信我樂善以使人之親我虛已

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云云

官箴肆考

承華箴

皇極箴

大禹聽箴

大寶箴

求箴

作箴贈行

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詛錢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

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處乃獨作箴

德日負其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

三曰行箴四曰好惡箴五曰游箴二曰言箴

箴

賜君臣箴

作師友箴

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

文學部

之為人師者人笑之為友者不以道而

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己又以戒人云

李德裕獻丹宸六箴帝嘉之

告猷詞兼婉切上賜清白箴

納其戒優詔答之

頌德部有受賜者圍師進端拱箴

不忍按但賜清白箴

右正言直史館即獻太醫箴

日進端拱箴一篇

使勞問為家人箴

之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稱為

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同勉為

柳仲鄂著尚書二十

四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

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

王宮教吳充進宗室六箴

仁宗書之屏風以自戒

續丹宸六箴

王禕序曰官

箴王闕古之

尚書諸司箴

唐

丹宸六箴

唐

宋馮待講元行狀曰景

祐六年獻金華五箴

宋馮待講元行狀曰景

祐六年獻金華五箴

祐六年獻金華五箴

祐六年獻金華五箴

道也唐李衛公獻丹宸六箴於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
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禕不自揆因擬衛公之餘旨取
善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視聽言動四箴論語注
所難言者作續丹宸六箴
誠敬謙謹四箴
敬謙謹四箴
因所以施之於事也
女史箴
張華作
凱之書

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詩傳曰作
器能銘可以為大夫
禮記祭統曰銘者諭謨其先祖

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
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

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

文學部

焉耳矣 周禮考工記有黼銘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
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
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巾几之銘孔
甲有槃盂之誠殷湯有甘集作廿誓之勒龜鼎有不顯之
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
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勗
乎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
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衮闕誠百辟之功周禮
司勳凡有大功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
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

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頌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
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
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
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韓非子曰先王之賦頌
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 呂氏春秋曰功
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 法言曰或問銘曰銘哉
銘哉有意於慎也 文章流別論曰夫古之銘至約今
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
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
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
文學部

大夫銘太常勒鐘彝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笈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而潤色言可採錄文心雕龍銘箴篇曰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張旭華陽之碣序亦成矣蔡邕之銘思燭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矚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篤義儉詞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名器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崔祐甫穆氏四子講學義記曰刻石銘座者取崔蔡李翱荅開元寺僧書曰或盤或鼎或

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陸倕漏刻銘序曰寧可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文章辨體曰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

銘二

述異記帝舜都鄗門古宮在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為銘迹於懸圃之上以詔後世事始靈后氏象形篆以銘鐘鼎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

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孔子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西京雜記曰昭帝
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有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王隱
晉書曰張載字孟陽作劔閣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
刻石於劔閣 孫楚反金人銘曰昔太廟左階之前有
石人焉大張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
言少事後生何述焉 梁典陸倕吳郡人詔使爲漏刻
石闕二銘冠絕當世 張說太華山銘曰宮堯太華柱
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惟峰峻峭菡萏森爽是曰

靈嶽衆山之長 山堂肆考唐大中六年詔出魏文貞
公笏歸其孫暮孫樵請銘其笏曰靈犀薦角比干獻骨
合以憤裂至公爲笏 唐書崔融嘗銘啓母碣武后幸
嵩山見而歎美之 又崔渙博經術吏部侍郎嚴挺之
施特榻試尊彝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 玉海
李尤集序曰尤好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銘 楊士奇
書戒石銘後曰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祖摘其
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座之前 宋史張載
字子厚作西銘東銘 蘇軾三槐堂銘曰魏公之業與
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山堂肆考司馬文正公

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實治平中賜物張敬夫銘云
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之改色 元史楊桓
為太史院校書郎奉勅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
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 明紀宣德七年親製翰林院
銘

銘三

原清潤 選銘則序 温潤 文賦銘博 湯盤 湯有 武
觴 銘其 陰符 曰 樂極 則悲 沉酒 致非 太常 禮有 功銘
座右 崔子 玉為 美其人 禮曰 君子 之觀 銘既 美其
其人 為 珺固 燕然 漢班 固作 燕 華陽 瘞鶴 華陽 瘞鶴 真
此銘也

逸 撰 義者 擊鐘 教以 事者 振鐸 語 鼓器 銘 孔子 家語 孔
以 憂者 擊磬 語以 獄訟 者 揮鞞 語 鼓器 銘 孔子 家語 孔
公之 廟有 鼓器 焉 問於 守者 曰 此何 器也 對曰 伯坐 之
器 曰 吾聞 伯坐 之器 虛則 鼓中 則止 滿則 對曰 伯坐 之
曰 敢問 持滿 有道 乎 子曰 聰明 睿智 守之 以愚 功成 天
下 守之 以讓 勇力 振世 守之 以明 睿智 守之 以愚 功成 天
君 子感 誠之 屏風 銘 三輔 決錄 何敞 字 文高 守之 以謙
至 帝命 黃香 銘之 曰 古 典務 農 枕屏 銘 山堂 肆考 張
風 帝命 黃香 銘之 曰 古 典務 農 枕屏 銘 山堂 肆考 張
雕 鏤 傷民 志在 竭節 義在 修身 貪泉 銘 南史 伏曼 容字
曰 勿 敗 隋母 思邪 席上 枕前 貪泉 銘 南史 伏曼 容字
思 白 省 莫言 屏曲 為君 遮 貪泉 銘 南史 伏曼 容字
南 海太守 金石 禮泉 銘 有 禮泉 銘 南史 伏曼 容字
門 作 貪泉 銘 禮泉 銘 有 禮泉 銘 南史 伏曼 容字
北 觀 砥柱 因勒 銘 仙掌 銘 梁肅 昆陵 集序 曰 於 仙掌
於 上 以 陳功 德 仙掌 銘 梁肅 昆陵 集序 曰 於 仙掌
智 合 丹崖 銘 山堂 肆考 唐節 去官 家於 崖下 號 丹
權 道 丹崖 銘 山堂 肆考 唐節 去官 家於 崖下 號 丹
文 學部 丹崖 銘 山堂 肆考 唐節 去官 家於 崖下 號 丹

黃樓銘 朱子曰陳後山之文有法度 陋室銘 劉禹錫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銘
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 虛室銘
兩字惟德馨若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元文類集 孝門銘 唐書傳曰李興有孝行 義門
有虛字銘 柳宗元為作孝門銘
銘明宋濂有黃 布衾銘 玉海宋范 布被銘 又陸游
氏義門銘 布衾銘 堯夫銘
公布 被銘

集序一

原 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增** 法言
序曰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
意也 文章辨體曰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
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

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 楊盈川詩集序曰詩必
有序自虞廷賡歌已然其拜首颺言責難反覆聲容可
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
深可識人皆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 東
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
隨事以盡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
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
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集序二

冠篇 見 介首 趙復紫陽文集序曰門人員擇偏得
紫陽之道擴擴遺集粹為八十卷將

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餘皇甫序三都見數

柳詒序歸藩隋書曰晉王嘗朝京師還作詔作序德

輿張建封集序曰承詔作序自為序

文編有詩集有元子裴延翰序樊川

年仲冬仲舅出中書自取名裴延翰序樊川

酒酣顧延翰曰老為樊上翁裴延翰序樊川

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杜牧序李賀

序狀長吉之奇其盡世傳之李賀小

原魏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

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擗藻也如春葩汎乎洋洋光乎

集序三

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

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為

前錄七十八篇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夫椎輪為大

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微

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

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衆制鋒起源流間

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

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安公主集序曰

四德之美感卑仰以為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為則若

夫託句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風儀開潤神姿照朗愛敬

文學部 集序

之道夙彰柔嫺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
寞淚篠歲蕤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泯况復文同
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逸貽厥於後 梁元帝職貢圖
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
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
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觀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萄則通大
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
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
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
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冰

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
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
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
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
闕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
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沂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
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為
職貢圖云爾 任昉齊王儉集序曰公之生也誕授命
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
有一於此蔚為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

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
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
神用者乎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
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
司公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
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誠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
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
俄遷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
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
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

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
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
獎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
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防行無
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
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
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
章縟采而已哉 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袁粲領

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牒綠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祕在瑤臺而君莫不徧探冥蹟具闕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賈馬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踏謬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平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作猶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照珪璋風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為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

庠壁有均閉戶靡因餘竈每攝齊函文左右屬目蓄以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門驅車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縶馬懸車閉門高枕恥為詭遇試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廓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鶩排閭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眄淹華寶佩鳴鳳豐貂映日從容帷屐綽有餘輝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温樹靡答露事不酬省中之言無漏席上

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壘以石投水如鱗縱
壑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
屨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守畏其彫與九德無
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蹟必探汎游羣籍菁華
無棄擲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鬱風霞之情質
不傷文麗而有體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曰陳
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高能賦可爲
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
世賢達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
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

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
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者歟
亦所謂益友者歟疇昔一面謁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清
塵蒙長者之嘉醕屯險驟更歡娛中阻班超旣反盛憲
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
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
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於時屬有烽燧方勤帷
屨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
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
鷺爭弄伯牙之絃寂寞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

烈清徽勒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
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
徐陵玉臺新咏序曰陵雲縵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
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
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
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
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
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笙篴
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
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關氏覽而遙妒至於東鄰

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馭
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之
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
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九魏帝
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將發女爭華麝月與姮娥競
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
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
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
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
花新製連篇寧止蒲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

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柘館陰岑木
鶴晨嚴銅蠹晝靜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
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
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
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但往世
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
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模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
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儷
以金箱裝茲寶軸二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
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

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
至於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當開
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猗歎
彤管麗矣香奩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
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
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敞於驕侈君明逐不旋
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
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
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祕文瑤壇怪牒
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技命世之異人

焉文集闕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
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
都副在延閣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曰竊聞平陽擊石
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筠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
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
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振一風
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瑤壁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
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天宮之書韻涉絲桐咸
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
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

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
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
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
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
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
山承蓋 **增**唐楊炯王勃集序曰嘗以龍朔初載文場
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糝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
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
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
變虛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

已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馳騁一作於
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
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
地以茲偉鑿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
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
勢非鼓怒以為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
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
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及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
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咸思自釋近
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

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
矣孤鶩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
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 盧照鄰駙馬
都尉喬君集序曰聖門論賦相如為入室之雄闕里裁
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
鮑參軍鶴翥文場代黃金之平埒臨曲臺之上路面通
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
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
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
駕弔曲江之隍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

趨劔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
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寶思奢不敗德笑金谷之羅紈
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
愁我無一矣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曰夫言者志之
所之文者物之所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
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集作物鼓舞入有名之地五
音繁雜集作會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乎洛
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
作銅鈎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人
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狀集作

檣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
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
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
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
檐惟於天郡設鈎距於皇州集作郡若乃抗埋輪之章執
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軌前
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
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交遊豪傑仕遺夷險身更否
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邛鴛亭阜漫漫興去國之悲旗
鼓洵洵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鷺遷樹集作谷隴鷹出雲夢

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
繡飛逸勢標起集作孤標寄集作奇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
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壯麗絳雲霞於玉樓
當代名流翕然崇集作宗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
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並有才藻
屬綴英華藻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
出豈止周流集作榭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鷦鷯寄辭阮籍
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
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葉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集作派非
荆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為盛與 韓休右丞相許國

公蘇頌文集序曰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垆頌魯
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
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
騷之旨吟咏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
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
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絃以
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幸興
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翰轡前古昭彰後葉疇
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性與道合神無
滯用惟深也總眾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蹟幽微之數至若
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
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
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
昭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
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夾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
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為之宰
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絃
間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
惟推終拉賈為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

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
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
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
循途未極闕川行謝雖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
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
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已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
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曰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資
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
明白坦蕩紆餘集作徐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

則游泳情性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導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集作誰歟而呂溫地志圖序曰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惠其書多門歷世寔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點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

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圖畫隨方面以別區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紛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咸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約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阨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迹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成乎梗概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牕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

文獻子部
附錄類
卷二百
集序

理見宇宙之寥闊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
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
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
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出戶而
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
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
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
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
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
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

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
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
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
虛行舉地成圖問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頽息
也 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曰先生生于大曆戊申幼
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
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
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蹕齋泣澄深詭然而蛟龍
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
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

世遂大極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明宋濂太古正音序曰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雖時按譜係蕩滌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即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間抱

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鸛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砒砒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余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

增書明方孝孺答葉教諭書曰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諸篇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經文之累者亦復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息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傳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傑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地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為作序

然其有無不為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

論

劉熙釋名曰論倫也有倫理也 鄭康成曰論者綸也可以經綸世務 李克翰林論曰研求名理而論生焉論貴於克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者矣 文賦曰論精微而朗暢 文心雕龍曰論者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即其經目稱為論語論者稱論羣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照列至如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

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傳嘏王粲校練名理
迄至正始務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元理於是聃周
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
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
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事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
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原夫
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必窮於有數追於無形鑽聖求
通鈎深取極乃而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
圓通詞忌枝碎也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詞共
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譬析薪貴能破

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詞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
而檢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勿論哉
蘇軾謝應制科啓曰必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
之能 孫何碑解曰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 文章辨
體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文選所載有二體一曰史論乃
史臣於傳末作論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
羽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勢人物
或辨訂經史之言如賈生之論秦過柳子厚之論守道
守官是也唐宋用以取士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
者亦惟韓歐為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

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論二

增前漢書班彪遭王莽亂避隴右時隗囂據隴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分爭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彪乃著王命論以救時亂又曰桓譚博學多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後漢書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因而憤恚著書以刺世不欲彰名號曰潜夫論又仲長統字公理每論古今世俗行事恒發憤歎息著論名曰昌言又崔寔字

子真嘗論當世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又劉梁字曼山一名岑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媿心又著辨和同之論晉書裴頠深患時俗流蕩何晏阮籍日談浮虛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甚不以物務自嬰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又劉寔志行清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著崇讓論又魯褒字元道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

之口 又成公綏亦有錢神論 梁書劉峻見任昉諸
子西華等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
月葛履練衣路逢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
漑見而抵其書於地終身以為恨 玉海唐太宗時虞
世南獻聖德論詔曰卿所論過高朕何敢當焉 唐書
陽城字亢宗為諫議大夫久無所論列負素望韓愈作
諍臣論譏切之 又林蘊父披以臨江多山鬼淫祠民
厭苦之撰無鬼論 宋史尹源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
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
不悅其言第其文下 又曰蔣堂守蜀嘗得呂陶論聚

諸生共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 又王安石聲名甚盛
蘇洵獨知其剛褊難任作辨奸論以識之 玉海孫甫
著唐史要論十卷歐陽公司馬公蘇子瞻稱其議論精
覈 李道源謝文節神道碑曰文節尤善論樂毅申包
胥張良諸葛亮事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
彝為任 元史黃澤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
之如有所見作顏子仰高鑽堅論 明紀洪武二十一
年召試官陳宗訓等論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事
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
於偏私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論三

增 鐵孝標 唐書蕭瑀善屬文嘗以劉孝標辨命論詭悖

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

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鐵孝標膏肓矣

疑子固 宋史蘇軾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得軾刑賞

但實 列置龍圖 又張去華嘗獻元元論其客曾鞏所為

第二 素寫其論為十八軸 詔付史館 又宋昂著資理論三

列置龍圖閣之四壁 觀賈誼過秦發周秦之詔以其書付

館 可謂作者 古今之治亂治以三代之風愈論 以聖人

之化斯可 有作者風 柳揚頓挫有作者風 十篇

請作者矣 又沈邁通判江陽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

可用 文章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為可用也

六論立成 見敏 納其言而止 議裂土與諸王功臣

弟百藥上封建論理據 得其文大驚 宋史程頤游太

以類子所好何學得其文 近世揚雄 幼聰明諸大

大驚異之即處以學職 允之天才非學所加 雖前

觀辟雍謝夷吾薦允曰允之司馬遷不能過也 後

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後

來王祭 唐書蘇晉數歲知為文作

射策一

增 宋史曾從龍嘉定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

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

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選比來循

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 中說曰

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

文學部 射策

海鏡類編卷二百
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夫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操事而獻策言中聖準譬射候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 又曰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楊綰條奏貢舉疏曰其貢舉皆問古今理體當世要務取堪行者 蘇軾謝應制科啓曰無所不問之策以觀其博通之學 文章辨體曰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惟董仲舒克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尊孔氏以表彰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荅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射策二

增前漢書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又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 南史岑之敬字思禮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

李商隱白樂天墓銘曰元年對憲宗詔策直切以是不
得為諫官 唐書藝文志元和元年夏四月丙午策試
制舉之士積郁居易蕭俛沈傅師出焉積元積郁獨孤
郁居易白居易也 宋史建隆二年祕書郎張去華上
書自薦有文藝願與張澹及祠部郎知制誥盧多遜侍
御史師頌覈定優劣太宗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
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
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蓋陶穀張錫黨張去華以沮
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驟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又孫洙舉應物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

韓琦讀之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 宋
史王十朋對策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
擢為第一學者爭傳其策以擬古晁董 又周必大召
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 又帝御集英殿策
士名王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
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詣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為
得士賀遂為首乃文天祥也 明紀練子寧名安以字
行新淦人廷對言剴切無忌諱太祖親擢第二 吾學
編張統字昭季富平人為吏部尚書被旨試翰林編纂
官統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

之工也秦第一 又羅倫字彞正永豐人成化三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堅不從 明紀舒弘志巡撫應龍之子也萬曆十四年廷試弘志年少策奇麗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橫者大臣惜而不敢顯置之前級進呈卷末神宗擢為第三中外驚異以為得人

射策三

原十難 一言得公孫弘諫築朔方上難弘發十策弘不後先秦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似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

揚

擬晁董

宋史孔文仲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典瞻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

見上下

董子天人

賈生治安

仲舒天人策

心醉

李邵汗顏

顏真卿孫文公集序曰相公燕公覽其策而心醉

正能直言

利對策切直被放李邵歎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不放李邵歎耶

含清濁中今古

尊王道推霸略

梁書何遜字仲言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對策大相稱賞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

見之何生矣 文中子世家曰仁壽三年文中子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合驗古板板乎運天下於指掌矣

射策四

原甲科為郎

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之策量其大小署其所取得而釋之以

知優劣射之言

對策第一

後漢劉淑五府辟不

射策

射策

射策

射策

不得已而進 五十難 後漢徐防字詡卿上書言學者

策試官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識多者為

公孫弘十上 **言** 親批所對 明史紀事曾榮永樂三年

對策褒 美之 親題制策 進士廷對 獻替剴切 天子親題其

制策第一曰 大人之學為道 小人之學為利 曰法言曰或

名動天下 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

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 小人之學為利也 子為道乎

為利 親擢第三 考官定其策第一 宰執以無詆元祐

語遂以何昌言冠 方天若次之 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

天若時發策 人要崇復 熙寧元豐之制 安國推明大學

以漸復三代 擢為第三 親擢第一 明史紀事 胡廣廬

策建文君 對策白虎 建始四年 夏上 盡召直

射策五

唐書 唐權德輿答柳福州書曰 兩漢設科本於射策 故

公孫弘董仲舒之倫 痛言理道近者 祖習綺靡過於雕

蟲 謂之甲賦律詩 是以參考對策 不訪名物 不徵隱奧

求通理而已 辨惑而已 習常而力不足者 則不能迴復

於此 故或得其人 庶他時有通識懿文 可以持重不遷

者而不盡在於 齷齪科第也

增表 宋晁補之寂默居士 晁君墓表曰 熙寧中舉詞賦

為開封第一 主司駭其策 豪贍異聞 難字非他時舉子

比展其卷 自屏及陞 紙窮顧相 詫曰 盡識此 可以為三

千士先登矣 蘇轍謝除中書舍人表曰際會仁祖詔求直言策語猖狂恃神聖之不廢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

增啓宋蘇軾謝中制科啓曰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

連珠一

原晉傅休奕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爲之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令賢者微悟有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

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有文而不典 **增**三輔決錄曰趙

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一章上之 文心雕龍曰揚雄覃

思文閣碎文瑣語肇爲連珠擬者聞出杜篤賈逵劉珍

潘勗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惟士衡理新文敏 文章緣

起曰連珠揚雄作 沈約曰連珠之作始自子雲蓋謂

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璣也 太平御覽隋志

曰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約謂金鑣互騁玉軼並馳

又唐文志曰謝靈運連珠集五卷 明吳訥文章辨體

曰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文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貫穿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濂王禕有作亦如士衡之數

連珠二

原漢揚雄連珠曰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班固擬連珠曰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臣聞聽決價而資王者無楚和之

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霸王之功故璵璠之爲寶非駟儉之術伊尹之爲佐非左右之舊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臣聞馬伏阜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爲羣士齊寮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後漢潘勗擬連珠曰臣聞媚上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魏文帝連珠曰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

微子奔走而顯比于剖心而榮 蓋聞駑蹇服御良樂
杏嗟鉛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良懼宰嚭任
而伍員憂 王粲傲連珠曰臣聞明主舉士不待近習
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
為輔 臣聞記切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
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用孟明而晉恥雪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
無以濟天下 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
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晉陸機演連珠曰臣聞日薄
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厚地所以播氣五行錯

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
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
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
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
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
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暉朝覲稱物
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
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
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
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

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智周通
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勢屈是以凌颺之羽不求
反風矐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
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
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
乘風載響則音徽易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
而顯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
殊之妙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影之神故在乎
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觸非

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
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聞於理者唱
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宋謝惠連連珠曰
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趺不獲哀
公之祿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難湛不
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羅舉而雲鳥降海
人萃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鳩秋菊晚秀
無憚繁霜何則繁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傳
長沙而志沮登金馬而名揚 蓋聞修己知足慮得其
逸競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腹而求安愈泰緣

木務高而畏下滋甚 顏延之範連珠曰蓋聞匹夫履
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
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爲之反舍有鳥拂
波河伯爲之不潮 齊王儉暢連珠曰蓋聞王佐之才
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凌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於雲
間是故魏人揮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梁武帝
連珠曰蓋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寧爲貴賤異芳
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青不足
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類盈
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

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絃動而
隼落 後梁宣帝連珠曰嘗聞盈虛之道雖修平而必
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蠲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
惟天爲大而西北懸 嘗聞山有藏玉則卉草嘗榮林
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真周
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梁沈約連珠曰臣聞烈風雖
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賈崇山之峭是以一夫
不加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
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
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爲宰 吳均連珠曰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貞華照物而以絕等見
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耀
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
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
位 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曰妾聞洛妃高髻不姿
於芳澤元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稱
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
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
以津亭掩馥祇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妒追生魏妾之悲
增唐蘇頲為人作連珠曰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理遣

行有義得不可以義恣定其情者則理無滯寶其行者
則義有全故韓馮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效
命於樓前 恩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
深不可奪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刀而割豈為他人
所污書扇而殞竟還夫氏之尸 宋徐鉉連珠曰道不
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疎是以兵
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受自殊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
霜露既降徂來不易其貞弓矢載橐董澤不踰其利
晏殊連珠曰時平德合秉均者績隱於幾先運極道消

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

郭汾陽裴晉公也

宋庠連珠曰

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
山有榎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廢有驥驟之乘掌廢者羸股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廢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劉放連珠曰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於微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明劉基連珠曰蓋聞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於名未必得

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鞮鞢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容於蟬人之國若甕之繭見棄於躰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喘虎而喘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於斧鉞不勞而固於垣墉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闕而平

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冤 蓋聞奔馬
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
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脈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
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
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
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
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連珠三

源表梁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
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為絕倫

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璠也雖復
金鑣五駟玉軼並馳妍媸優劣參差相間翔翕伏獸易
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
燕石貴賤相懸

誄一

增劉熙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說文曰
誄謚也 文心雕龍誄碑篇曰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
錄行傳體而頌文祭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覲
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文章辨體曰按周
禮大祝作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其六曰誄 又曰按

文章緣起載漢武公孫弘誄然無其辭惟文選錄曹子
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
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宗元之
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
坡諸公所作則總謂之哀辭

誄二

原述 德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
子之不竭謚宜為 述行 東觀漢記云平原王葬鄧太
惠弟子聞而從之 述行 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述為
作傳誄藏 喪紀能誄 傳 累事稱之 不誄貴幼不誄
於王府 喪紀能誄 傳 累事稱之 不誄貴幼不誄
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鄭注云
誄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謚而稱

也之 哀公誄孔丘 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

美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
賜高帝美之 公遂誄之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
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
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

此始也案注縣音元賁音奔縣卜皆氏也 上自為誄
漢武故事云公孫弘薨上聞 殊興感切 曹植答明帝
高悲乃改殯之 誄文義相 貴賤操筆 超所交友皆一

今莫比 王隱晉書云潘岳善屬文哀 美終後 誄
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宗貴如此 古
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
扶章章殊興句句感切 貴賤操筆 超所交友皆一

文學部 誄 美終後 誄

死孔丘卒哀公誄之子貢曰生小史讀誄周禮小史

之喪張憑作誄世說謝太傅問陸退曰張憑何以作

讀誄婦人之纏綿悽愴陸機文賦曰誄曰丈夫之德表於

德非誄不顯纏綿悽愴追念勲勞

增陶徵士誄山堂肆考晉顏延之為始安郡道經潯

之誄元魯山誄又元德秀為魯山令退居安陸縣南

七日不通飲食餒死空室曹植文若春華仲宣誄文

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趙宗殊有鳳毛南齊書謝超宗

言可咏下筆成篇超宗殊有鳳毛士為作

為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士為作

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士為作

誄者甚眾唐書何遜粹到股親疾為瘳伏於墓哭踊無

衆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為作誄者甚

碑文一

金樓子曰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其語未見其

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鈎深猶稱碑賦如

文心雕龍銘碑篇曰碑者裨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

樹石碑岳故曰碑也周穆王紀迹於奔山之石亦古碑

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

庸器漸闕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

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

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眾碑莫

非精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辭轉而

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
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
在於碑溫王郗庾辭多枝離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
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
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
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器贊勳
者入銘之域樹碑述文者同誄之區焉 穆員元堂記
曰刻石識墓非周孔之制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
俟陵谷不可闕也 劉禹錫爲杜司徒讓淮南去思碑
表曰建碑示後令甲無文苟非至公則翻貽誚 陸龜

蒙野廟碑曰碑者悲也 歐陽公曰後漢以來始有家
墓碑文門生故吏相與立碑頌德 經世大典序錄賜
碑篇曰古之有大勳勞於國家者勒之彝鼎以勸臣庶
以示其子孫後世伐石紀功以文其出自上旨者皆異
恩也 文章辨體曰按儀禮士昏禮入門當碑揖又禮
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
影以知早晚說文注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
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繫牲也
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

碑文二

增事始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 述異
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
銘曰歷古不昧 漢書郡國志曰沛有泗水亭亭有高
祖碑班固為文 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
漢惠帝所立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
桓公今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令
作碑於此重之 隋書史萬歲為行軍總管擊南寧蠻
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
文中子宿禹廟觀其碑曰先君獻公所作也典而達
唐書張說為文構思精敏長於碑誌世所不逮 又

李邕長於碑頌雖貶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金
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數百首 又肅宗立命崔圓赴
行在所明皇為制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又楊炎與常
袞同知制誥稱常楊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
所為李楷洛碑置於壁日諷玩之 又楊瑒在官清白
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
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 又李華嘗為魯山令元德秀
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人爭模寫號為三絕碑
又曰皇甫湜為裴度判官度修薦福寺求文於白居易
湜怒曰近舍湜而遠求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

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
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選
我之薄邪 又曰長平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
寫諷念馮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 宋史李澣嘗代楊
凝撰吳越王錢鏐神道碑凡萬餘言文彩道麗時輩稱
之 又任諒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
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 金史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
手善屬文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 又劉從益
為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未幾被召踰月卒葉
人聞以端午罷酒為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

又曰王競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碑以行狀未盡其
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為法 元史揭傒斯至正
三年致仕詔追及於溲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
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帛萬緡白金五十兩 吾學編洪
武十五年時建太學上幸學龔敷執經祭酒吳融進講
上喜召吳訥至奉天門令為文立碑太學 明史紀事
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淳陽人喜為文洪武十六年上親
橐滁陽王事實命來儀撰廟碑當時大制作推任如此
吾學編仁宗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邃
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誼

碑文三

原臣子述功 史官頌德 釋名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
 上乃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
 焉乃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東觀漢記云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
 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
 德帝自辭 有道無媿 文肅不虛 後漢郭泰傳泰卒四
 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盧植曰
 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媿色耳 會稽
 典錄云虞歆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為東阿
 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
 虛獨 增初無文字 不重官階 晉謝太傅碑曰貴盡
 全焉 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 裴敬李白墓碑曰貴盡
 皆然名存則難予重名不重官 世說庾信自南朝至北方
 已 寒山片石 薦福千錢 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

還人問此方何如曰惟寒山一片石堪共語餘驢鳴犬
 吠耳 題何工卷詩曰延陵墓上止十字薦福寺裏須
 錢 不背辱文 未嘗苟作 蘇舜欽穆修哀文曰張文
 廟文節使以騎名先生作記記成竟不富之士豪者作佛
 金五斤遺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為旅人不
 為匪人辱吾文也 元史虞集字伯生碑版之文未嘗
 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資產甲一方娶諸王女充
 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令士甘懿求文銘父
 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懿乃愧歎而還
 命有司刻石 令儒臣製詞 諸王滿禿宗紀赦天下賜
 賜功臣號及官階爵謚仍命有司刻其功於碑 又馬
 札兒台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臣製辭立碑仍賜
 旌忠明 非李濟無可秉筆 須孫綽然後刊石 上見
 德之頌 晉書孫綽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為其冠桓
 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碑文四

文學部

尚書部

碑文

碑文

原刻石立祠魏志賈逵傳云逵死豫州吏民追思之為
曰昨過豫州見賈刊石立碑後漢書陳寔傳云寔卒
達碑像念之愴然刊石立碑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
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銘功德
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述詠功德
城始刊石立碑述詠功德
紀秦功德述詠功德
美千載述詠功德
絕妙好辭述詠功德
解不脩曰解黃絹幼婦外孫壘曰八字魏武謂脩
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壘曰受辛也於字為辭所
謂絕妙也建碑於門
好辭也建碑於墓
於門民共立碑
也民共立碑

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
念此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為立
碑在其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
碑翠碑表墳
石碑生金王隱晉書石瑞記云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
立碑思賢豫章記云孫子墓在南部永安中太
碑改字魏志鄧艾字文載至穎川讀陳寔碑文存
有與同者西戎涕泣
故改焉西戎涕泣
百姓悲感水至加上
為宋邑有秦始皇碑水至加上徐州記云徐州春秋時
項石長丈八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也刊其碑

文學部

尚書部

碑文

刊

陰荆州記云冠軍縣有張唐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
幸勿披文相質文賦披書事於上盛弘之荆州
見傷披文相質文賦披書事於上盛弘之荆州
有曹仁記漢水溢碑後杜元蔡邕自書丹後漢書蔡
凱因其伐吳事書於碑上
經籍去聖久文字多謬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
許之蓋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
公題年月弘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段煨所刻其文
餘刻石既精書亦甚工又云曹真祠堂在北邙文
既綺藻器亦妙絕晉中興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
刻之文既綺藻器亦妙絕晉中興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
絕妙時人莫不驚歎無字碑泰山記上有秦沒
字碑五代史安叔千狀貌堂堂而通碑生玉王肅
問為瑞表曰太和六年上將幸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
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肅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見於

于踐之 泰伯廟碑 見數 龍川廟碑 三國典略曰宗
壇宜矣 龍川廟碑 一便就詰朝呈上梁王美之 詔為刻
書語輒引其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王美之 詔為刻
龍川廟碑 一便就詰朝呈上梁王美之 詔為刻
石溺死博武自投於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使吏沈苦獲
二尸乃葬之表其墓 詔為刻碑 又宣宗讀元和實錄
曰孝子詔為刻石 詔為刻碑 又宣宗讀元和實錄
西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輝對曰臣嘗守江
詔觀察使統于泉上 叩關立碑 又李珣為淮南節度
丹功狀命刻功於碑 叩關立碑 又李珣為淮南節度
已沒叩關下願 起祠立碑 五代史劉審交為海州防
立碑頌其遺愛 起祠立碑 五代史劉審交為海州防
家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 一夕碎碑 韻府
民得歲時祠祭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一夕碎碑 韻府
宋宣和殿立黨人 一夕祭碑 吾學編程濟朝邑人建
碑一夕雷擊碎 一夕祭碑 吾學編程濟朝邑人建
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台入仰面大
呼曰且因臣至期無兵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驗赦濟
文學部 碑文

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
 統軍者姓名濟一夕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
 見碑大怒趨左右鐵椎椎碑再推遠曰止止為我磨
 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濟名適在椎處獲免
 班超碑出唐書李確字行本高昌之役確為行軍副總管
 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
 碎李陵碑陳敬宗王文安公
 刻更刊頌陳國威靈
 意從還過李陵城已四十里名問公曰聞李陵城有石
 碑可往觀之至則北門有石出尺餘掘土拭視額曰李
 陵喜謂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可讀明日公備奏其故
 上曰此碑既鑄有蒙古姓名異日見之必以此為已物
 耳宜再往
 倒淮西碑長韓魏間猛悍負力事李愬為
 擊碎之
 惲前驅蔡平詔韓愈撰平蔡碑歸功裴度忠孝一旦
 熟視見文大意怒因作為推去其碑天子赦弗誅
 哭寧州碑唐書狄仁傑字懷英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
 理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秋
 使君活汝邪出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
 詔虞世

南勒文唐書杜如晦卒帝手詔虞世 詔蘇廷碩為文

又盧懷慎帝因校獵鄆杜間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
 視泣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侍書侍郎蘇頌為之文帝

自書 立碑著其德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御史

中丞邑民請闕留不 立碑著其功歷肥鄉令漳水溢

聽乃立碑著其德 立碑著其功又韋景駿神龍中

立碑著其功 太學立石紀德州刺史太學生何蕃等

得既行人頓首闕下請留城不 蜀人鑿文尊諱沒蜀人

德之見書像必拜几刻石著 景州刻石頌德遼史耶

阜名者皆鑿其文尊諱之 蠡州立石頌德金史完顏

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 蠡州立石頌德袁大定中

授代州宣銳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奏禱雨於五臺山靈
 澤步致其水兩隨下人為刻石紀之其在寧州蠡州平

賦役無擾民 親製皇陵碑明紀洪武二年二月 親

立石頌德 親製皇陵碑明紀洪武二年二月 親

文學部 親製皇陵碑明紀洪武二年二月 親

文學部 親製皇陵碑明紀洪武二年二月 親

製孔廟碑

又永樂十五年九月修孔子廟記

取文於心植

許由廟碑曰再拜

奚求於石

宋本績溪縣張尹大德

刻石取文於心

壯語弱語推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

張公尹吾邑

碑文五

曾

詩唐李商隱韓碑詩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

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

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掌負以靈鰲

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

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

人肝脾 高適觀李少府翦封宓子賤神廟碑詩曰于

焉見層碑突兀長林東作者無媿色行人載遺風片石

勿謂輕斯言固難窮龍盤色絲外鵲顧偃波中 杜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詩曰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

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白居易立碑詩曰勲德既

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傍碑銘勲悉太

公敘德皆仲尼

曾解宋孫何碑解曰碑非文章之謂也蓋後人假以載

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

斯失矣陸機曰碑拔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

篇曰潘岳敏給辭以和暢鍾美何足以辱命林希謝於西京賞餘於哀誄非自外也辭書曰嘗謂君子無苟於人患其無情也孔子猶曰惡夫淚之無從希於某氏之葬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從使為之詞其將何從以稱哀之無書以遺羣唐書愈卒崔羣哭之甚哀韓愈為唐哀辭書以遺羣衛知我心王達哀唐衛辭曰下淒風西來吾知懼不能不知吾心也

弔文一

曾文心雕龍哀弔篇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議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為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羸故用弔也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

而理長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隄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訶實工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者也彌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弔文二

原瞻首陽阮籍弔伯夷文云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求仁得仁見歎仲尼沒而不朽身沒由西鄂補衡弔張衡文云余今反國命寄名飛

文學部

自臨賈誼卷三百

弔文

五

寄之涿水書

之山岡於首陽傲不傲文云制聞先生餓

庾闢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悠悠太素

不敬弔寄指道來斯通世往斯祀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

江流以弔屈原漢書揚雄作書往岷山投諸

託白水而騰文蔡邕弔屈原文云

度湘為賦以弔屈原漢書賈誼為賦以弔屈原

擗紙申辭以弔始皇皇賦文始

陽冠柏松嘗待遇劉景升景升嘗暫小出屬守長胡政

祭正平為作板書弔之駢馬援筆倚柱而作焉

度揮翰登封遠慨弔有傷高節揮翰欲弔靈其明察

仁風而永念于君託仁風而永念考遺烈於舊文

緬邈而追傷王文度弔范增文云余以升平五年正月

故隴景忠流芳感前烈而長思雖緬邈而追傷

悼總帳之冥漠陸機弔魏武文云悼總帳之美目其何

望既晞古以遺累信禮簡而薄葬絕琅琅之金聲

彼稊中散文曰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彫於

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

長游幽冥之墓冥漠無聲廟堂猶在松柏冬青遐哉逸

矣長游翼挂密網李願弔平叔文云

卞敬宗弔二陸文云寶碎玉碎冰摧阮籍弔公

白刃蘭焚原火豈不惜哉柳識弔夷齊

義同達如何不顧其身而無益於

是復責而弔之柳識弔夷齊

文

柳識弔夷齊

柳宗元弔樂生

柳宗元弔樂生文曰許縱

盧藏用弔

今來何依兮去何止擬

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

紀信草莽今詞弔紀信公文曰攝提貞歲今奉揚仁風跋涉

今將

韓愈弔塞上翁

韓愈弔塞上翁文曰居南海

今將

塞上翁

韓愈弔塞上翁

韓愈弔塞上翁文曰居南海

塞上翁城曰魂魄何家不

歸其鄉

李華弔古戰場

李華弔古戰場

歸其鄉

文曰

李華弔古戰場

李華弔古戰場

文曰

風悲日

敬弔忠甫

敬弔忠甫

風悲日

長告余曰

敬弔忠甫

敬弔忠甫

長告余曰

古戰場也

敬弔忠甫

敬弔忠甫

古戰場也

死忠兮

敬弔忠甫

敬弔忠甫

死忠兮

呼哀哉

敬弔忠甫

敬弔忠甫

呼哀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文學部十

儒術

儒教

理學併載

儒術一

周禮曰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

得民鄭注儒諸侯保氏禮儒行曰哀公問於孔子曰

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

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不知儒

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

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

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儒術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
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
正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
者儒有不寶金玉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
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其近人有如
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
畝之宮環堵之室葺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
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
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

弗逢世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
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
不浮上通而不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
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
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
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
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慎
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
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

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
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
充訕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
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哀公問此言也不敢
以儒為戲 **增**春秋公羊傳序疏曰能通一經曰儒生
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又曰教授於世謂之儒 史記儒
林傳序曰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
學者獨不廢也 **原**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
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也

又儒林傳序曰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
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增後漢書儒林傳論曰光武中年以後專事經學其
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
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
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
至有分爭主庭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然所談者仁
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
正之路 晉書儒林傳序曰漢武崇尚文儒創甲乙之
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

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 梁書儒林傳序曰砥身礪行由乎經術 周書儒林傳序曰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雕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元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廢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雕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 隋書儒林傳序曰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

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 又經籍志曰聖人之教非家至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子思孟軻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故曰博而寡要 唐書儒學傳序曰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 宋史道學傳序曰宋儒之學度越諸子上接孟氏其於世代

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所關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其
用後之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又道學
傳陳淳語學者曰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
宜然後為全儒可語王佐事業 金史文藝傳序曰世
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
者接踵 名山藏儒林記曰明興高帝因文見道使天
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士之防閑於道域優游於德
圃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故當時有質行之士無同異之
說有共學之方無顛門之教 莊子曰莊子見魯哀公
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可謂少乎莊子曰儒

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
而斷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何不號於國中曰無
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哀公號之五日無敢儒服者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
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可謂多乎
荀子儒效篇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
其上者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嗚呼而
莫之能應然而通於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
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又
曰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陋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不能與之爭勝管榘暴國齊
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
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
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稽考也考成也通則一天
下窮則獨立貴名 又曰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
者有大儒者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
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
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
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
地久 又曰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

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
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三公
也小儒者諸侯之大夫也 揚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
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
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注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
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
木鐸而宣 又曰通天地人曰儒 韓愈進學解曰觝
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
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
於儒可謂勞矣先生曰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
卒死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

游鑑類選卷二百一
六
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 劉軻與馬植書曰言泉百氏腹笥九經以是為駕說之儒曷若為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耶 性理大全朱子曰吾儒萬里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又西銘注曰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又真西山曰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

儒術二

儒教

理學併載

增揚子曰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昔在姬公用於周

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陶潛羣輔錄曰八儒夫子歿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葺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漫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

文學部

淵蓋類函卷二百一

儒術

儒 春秋穀梁傳序疏曰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各安其意為經作傳公羊子名高受經於子夏孝經說云春秋屬商是也為經作傳穀梁子名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鄭康成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 **原**史記曰伏生故為秦博士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時年九十餘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僻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 **增**又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

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曰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 又曰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先儒像贊曰漢杜子春通周官教授鄉里時鄭眾賈逵往受其業為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皆祖子春焉查道贊曰學窮周制譽藹儒宗 **原**漢書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

洪興祖卷一百一
氏曲臺記注在曲臺考書著記因以為名增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
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門人自遠而至咸稱
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
如也唐書唐承五代剖分文蔽質窮討究儒術以興
典憲貞元元和間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又曰
自晉汔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
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
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宋史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歐陽修振起之挽百川
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

扶持人心又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景祐初以保寧
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慶曆中興太學下
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
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講習六經不越於詁訓文
義之間而止惟周茂叔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
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宋史曰
程顥歿弟頤序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
無真儒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
孟子後一人而已又曰先生幼聞周茂叔論道未知其
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

後得之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司馬光
曰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
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
儒 蔡西山曰邵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實伏羲所畫
之卦也故其書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
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
一人而已 宋史張載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
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為關中士人宗師著正蒙西
銘 又司馬光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平生所為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又曰
楊時幼穎異潛心經史聞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
熙豐之際以師禮見顥於穎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
道南矣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朱子曰胡安國
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
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 宋史
朱熹嘗謂經旨不明道始晦於是研窮經訓著易本義
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熹歿朝廷以其
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
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又呂祖謙
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朱子贊曰以一
身備四氣之和以一心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
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 又張栻以古聖賢
自期作希顏錄朱子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
合謹義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 又蔡元定子沉少
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
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
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
明先儒之所未及 虞集曰真德秀大學衍義之書本

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君臣之軌範蓋莫備於斯
焉 又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
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
之 吾學編曰薛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
君子之儒 名山藏曰胡居仁學以主忠信為本求放
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陸瑞家曰
本朝理學之臣居仁完辟也

儒術三 儒教 理學附

原治六經 綜六藝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久矣以奸者七十
二君論先王之道明周名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
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
文之難說也

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
 所言之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王粲七釋
 綱目下紀上步三光
 一謝承後漢書鄭興數言
 政事依經守義文辭溫雅
 華陽國志楊充字盛國少好學求師受古學於扶風馬
 季長南陽朱明叔穎川白仲職精究七經後漢書姜
 肱博通五經
 兼明經緯
 齊魯之說
 賈馬之學
 漢書藝文志漢
 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
 禹等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舍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
 韋賢安昌侯張禹等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魏
 志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承會同異為尚書詩
 論語二禮
 命世雄儒
 當世名儒
 天下名儒
 海內名
 儒
 孟軻傳軻字子輿鄒人勤學不息私淑孔子遂稱天
 下名儒後漢書左雄傳維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

於是負笈來學
 東州大儒
 上邑俊儒
 魏志樂安孫
 者雲集京師
 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王肅集聖
 證論以譏短康成叔然駁而釋之崔駰七依乃有上
 邑俊儒嚴
 明經至丞相
 明經舉孝廉
 長孺魯國鄒
 人也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以昭帝師為丞相少子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後漢平令
 書劉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令解經不
 窮戴侍中
 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戴憑以明經位
 又貴達弱冠能誦方氏傳及五經本義以為大夏侯尚書
 教授雖為古學兼通百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
 學不問事身長八尺二寸諸人為之語曰童常在太
 休賈長頭注曰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皆
 為穀梁見
 五經紛綸井大春
 五經縱橫周宣光
 前漢書
 決錄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云
 云周舉字宣光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
 文學部

五經復興魯叔陵 五經無雙許叔重

東觀漢記魯平叔陵性深沉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

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大儒許慎字叔重性淳

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云

經鏗鏗楊子行 道德彬彬馮仲文 後漢書楊政字

范升受梁丘易善經書京師為之語云 鄉里為之語云

字仲文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鄉里為之語云

云 道高 學博 儒術 明天道 翫經文 儒術

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秦皇坑 漢王憎 儒服降漢王 憎之乃變服叔孫通

制楚 不能易 不敢戲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曰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

婦長幼之序雖百家不能易也

書抱籍 是古非今 蔡邕楊復碑文學之徒擁書抱籍

雍雍為閭閻焉 宣帝曰俗儒好是古非今 僻儒

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注言歷覽不專 僻儒

醇儒 漢藝文志惑者既失精微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

僻儒之患 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 腐儒 豎儒 食

其勤漢上立六國後張良言不 鴻儒 英儒 儒風

可丁馬曰魯儒幾敗乃公事 鴻儒 英儒 儒風

儒流 雲屯文士 草偃儒風 四科崇儒 九流

考藝 清風載揚 素業不墮 木鐸之教 象環之

義 經國之大端 立身之要道 逢唐虞之日 弘

洙泗之風 王者設教勸學為先 君子立身宗儒為

本 白帖 筮簧五典 甲冑六經 王勃益州夫子廟

文 學部 附錄 儒術

黃五典 宋濂送陳教授序 正定五經 疏滌百氏
六經 汝甲胄四子汝箭鏃 正定五經 刊於石碑為古
後漢 儒林傳序 靈帝詔 諸儒正定五經 門使於天下咸取則
文 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 檢樹之學 門使於天下咸取則
焉 張如禹之治 水雖不獲 任君之政 而著書立言 師表
目 張如禹之治 水雖不獲 任君之政 而著書立言 師表
世 百 握素懷鉛 釋經訂史 周書 儒林傳 序 握素懷鉛
廷 方 挾策負素 經 負笈之生 著錄於京邑 又唐儒學傳
四 敬 惟先 德博 文 至行 追 配 占 人 釋 經 訂 史 開 悟
後 學 當 世 之 務 又 所 通 該 非 獨 章 句 之 儒 而 已
經 味 道 內 聖 外 王 之 老 含 經 味 道 之 生 莫 不 北 面 秀
宗 著 書 十 餘 萬 言 程 顥 初 待 其 父 德 益 劬 行 伏 義 先 天 之
旨 著 書 十 餘 萬 言 程 顥 初 待 其 父 德 益 劬 行 伏 義 先 天 之
歎 曰 堯 夫 內 聖 三 世 國 師 十 八 學 士 南 史 王 承 梁
外 郎 時 以 文 學 相 尚 年 以 經 術 為 業 惟 承 獨 好 儒 業 俄
轉 國 子 祭 酒 承 祖 儉 父 曠 皆 為 此 職 三 世 為 國 師 業 俄

書 儒 學 傳 序 太宗 銳 情 經 術 即 王 府 開 文 是 謂 人 師
學 館 名 儒 序 十 八 人 為 學 士 與 議 天 下 事 是 謂 人 師
可 語 王 佐 荀 子 儒 效 篇 其 為 人 上 也 志 意 定 乎 內 禮
乎 下 則 天 下 應 之 如 響 夫 是 委 它 太 學 充 積 蘭 臺
之 謂 人 師 下 應 之 如 響 夫 是 委 它 太 學 充 積 蘭 臺
後 漢 書 儒 林 傳 序 建 武 中 修 起 太 學 服 方 領 習 矩 步 者
委 它 太 學 充 積 蘭 臺 論 石 渠 閣
繼 軌 尤 重 經 術 鴻 生 鉅 儒 負 袞 自 遠 而 論 石 渠 閣
至 者 不 可 勝 算 石 室 蘭 臺 以 充 積 而 論 石 渠 閣
會 白 虎 觀 詳 講 論 二 儒 為 江 都 相 封 都 鄉 侯 董 仲
舒 為 江 都 相 詳 講 論 二 儒 為 江 都 相 封 都 鄉 侯 董 仲
其 利 明 其 道 不 計 其 功 再 有 曰 大 仁 人 者 正 其 誼 不 謀
仲 舒 大 儒 善 待 之 計 其 功 再 有 曰 大 仁 人 者 正 其 誼 不 謀
以 經 傳 文 多 善 待 之 計 其 功 再 有 曰 大 仁 人 者 正 其 誼 不 謀
每 朝 廷 大 儒 多 善 待 之 計 其 功 再 有 曰 大 仁 人 者 正 其 誼 不 謀
訪 之 以 儒 學 勤 勞 封 都 鄉 侯 以 古 持 今 居 今 行 古
上 詳 儒 術 數 經 時 人 稱 曰 居 今 行 古 任 定 祖 還 家 教 授 諸
易 兼 通 數 經 時 人 稱 曰 居 今 行 古 任 定 祖 還 家 教 授 諸
文 學 部 附 錄 頁 卷 之 一 儒 術

牛自遠

言有壇宇

行有坊表

見荀子

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

朱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從容禮法

沉潛

仁義

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

道高言醇

德

成行尊

者都無他見識

又勉齋謂朱子學修而道立

德成而學行可師名教可樂

文辭稱人

為語曰學行可師名教可樂

子政積思

公

權博貫

漢書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時宣帝召選名儒

於政積思

公

解十義必

朝惟賈生世號樊侯

漢書劉歆責讓博

乃

除挾書之律

至孝文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

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賈生而已

後

漢書樊儵

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

唱道東南

其

號樊侯

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

唱道東南

其

馳聲天地

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

豫章蓋夫子通涉六經服膺儒行毓德於衡門馳聲於

歐

則關西夫子

儒林丈人後漢書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

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夫子

及

沉少好學

善屬文高貴鄉公亦好學有文才數引沉及

裴秀於東堂講燕屬林丈人

法

為文籍於

先生秀為儒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據博貫

元史張頴有經說吳澄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據博貫

貫

穿縱橫儼然

新安朱氏之尸祝也李氏續藏書王良

學以悟性為宗以反已

理

為要公著

言於朝曰程頤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

光呂公著言於朝曰程頤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

要

實有經世

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

廷必為國器又揚龜山曰游之知為成德君子也

不

為世儒

習誠於中形諸外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

儒術

不

學部

習誠於中形諸外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

儒術

不

崇監貢函卷二百一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儒術

總五經妙論 著九經要義

包商偃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妙論立師有疏曰關內侯
 宋史魏了翁降宮至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
 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
 卷訂定精義先儒所未有
 世史記儒林傳序武安侯田蚡為丞相黃老刑名百
 為家之言延文序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
 法潮韓文公廟碑匹夫而為百世師言而為天下
 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其道坦而明其說
 簡而易行端而實蓋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
 賢之域又歐陽圭齋曰許魯齋淳篤似司馬君實剛
 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萬似邵堯夫窮理致知
 擇善固執似程子朱晦行無毀之嘉會也徒則處
 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譽博奕論之嘉會也徒則處
 隆師友之臣龍鳳之署誠千載之嘉會也徒則處

賀欽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懇辭且陳四
 事其一請經筵勸講訪求真儒以隆師友之臣陳四
 風霽月冬日夏雲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人又陳恬
 程子贊不以正身惟德溫潤色夫子之業修先行先
 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潤色夫子之業修先行先

王之道史記儒林傳序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
 彭祖為宣天子之業或說曰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
 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先行先王之業何可委
 從容苟求不絕絃歌能成廉潔皇史記儒林傳序高
 富貴乎求不絕絃歌能成廉潔皇史記儒林傳序高
 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之書陽生事不絕非聖
 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禮樂之書陽生事不絕非聖
 書授倪寬授歐陽生世漢書歐陽生事不絕非聖
 戒其子曰汝九卿之子孫位相餘著侍中貴幸至高少
 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廉潔著侍中貴幸至高少
 守儒業儒極經世書無名公傳曰家素業儒邵子皇
 文舉部

嘗不道儒言行身 碩儒 者儒 穀梁傳序 望碩儒 疏
未嘗不道儒言行身 碩儒 者儒 穀梁傳序 望碩儒 疏
唐書儒學傳者 論儒 沈 樸儒 文儒 狹邪行鳴玉豈樸
重講太學 詳講 論儒 沈 樸儒 文儒 狹邪行鳴玉豈樸
儒憑軾 皆俊民 不修文 儒是元長策 陋儒 散儒 荀子學
秀才文 農戰 隆禮 文儒 是元長策 陋儒 散儒 荀子學
速乎 識其 人隆 禮文 儒是元長策 陋儒 散儒 荀子學
已 不道 禮憲 以詩 書為 則末 世窮 年不 免為 陋儒 而
春 察也 不 可以 得之 矣 故 隆禮 雖未 明法 士也 不 隆禮
雖 察也 不 可以 得之 矣 故 隆禮 雖未 明法 士也 不 隆禮
散 儒也 又 鄭 康成 北海 精 誦 讀 為 名 儒 授 西
及 黨 事 起 杜 門 不 出 弟 子 自 遠 方 至 者 數 千 人 居 家
中 公 及 師 史 記 申 公 魯 人 呂 太 后 時 遊 學 長 安 與 劉 邱 同
不 出 門 立 師 為 王 晉 靡 申 公 傅 其 太 子 戊 戌 不 好 學 疾
育 輒 云 病 後 漢 書 李 育 沈 思 專 精 博 覽 居 家 授 終 身
教 授 門 徒 數 百 人 六 教 四 學 子 安 為 樂 焉 往 焉 遊

馬蕭焉藏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宋書
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
尹何約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 四教
三德 國語 一曰 四教 文行忠信 四學 禮師氏以三德教
曰 孝 德 以 授 侯 訓 帝 後 漢 書 張 酺 字 孟 侯 開 學 於 南
宮 置 五 經 師 酺 以 尚 書 教 授 宗 為 四 姓 小 侯 開 學 於 南
臨 沂 人 高 貴 鄉 公 即 位 幸 太 學 命 祥 為 三 老 祥 南 而 几
陳 明 王 聖 道 自 居 天 子 北 面 乞 言 祥 疑 聖 對 賢 答 汲
豕 竹 書 難 釋 帝 政 化 之 要 以 訓 之 徒 傳 業 西 河 人 疑 其 聖
曰 賢 乎 對 增 來 學 待 教 曲 禮 南 子 夫 馬 之 為 草 駒
之 時 人 不 能 制 及 至 圍 人 擾 之 良 御 教 之 掩 以 衡 扼 連
以 轡 銜 則 離 險 趨 壑 弗 敢 辭 故 其 形 之 為 馬 不 可
化 其 可 駕 御 教 之 猶 待 教 而 成 沉 人 乎 顛 門 闔 門 書
而 可 以 通 氣 志 猶 待 教 而 成 沉 人 乎 顛 門 闔 門 書

開盤頭為卷三百一

儒術

儒術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孟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
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領門教授授
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郭泰別傳泰以有道君授
子徵同邑宋子俊勸使往泰遂辭以疾闔門教授授
五業教三氏魏書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學
不詳無愠色以被書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靡不究
張頌白六經語孟傳注以周程張氏之微言靡不究
極根柢大孟諸朝特傳道周希賢錄元史趙復
命為孔孟三氏教授授
舜以發明紹極孔子傳道而垂世立教於後又取
伊尹之方備矣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所慕嚮然後
用力之方備矣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所慕嚮然後
方知有復始若嚴君如泰山館温水右教授門徒
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若嚴君如泰山館温水右教
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號儒林先生文翁柔克先
曰羅豫章居鄉授徒守道尤篤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
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

山北斗者其端首開儒教並尚經學文粹常仲儒
皆自公發之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大有天下者
子彭身繫帝敎元命可以致於清淨尊其廣大可以致
遵其易簡迥其禮讓可以致於清淨尊其廣大可以致
於禮天不遂其禮讓可以致於清淨尊其廣大可以致
意三禮天不遂其禮讓可以致於清淨尊其廣大可以致
教山見衣冠善春秋發言吐論莫以專經為業王儉弱年留
先識門庭性理朱子尚經學儒教大興於儒先察義利
果齋曰朱子集小學而後曰張南軒教人以必使先察乎義
思錄使學者先識小學而後曰張南軒教人以必使先察乎義
學本自小學始不性理朱子尚經學儒教大興於儒先察義利
學之本元史蕭制行甚高德教以傳鴻教不
真履實踐教人必自小學始不性理朱子尚經學儒教大興於儒先察義利
刊劉向建本論今夫辟地植穀以養生送死鏡金石雜
知親其親出疾知尊其宮室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
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男女教誨於後世友之際
文學部
尚書真義卷一百一
儒術

雕龍三極彙訓其書曰經也
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原楊仁以韓詩劉

昆以施易後漢書揚仁詣京師學韓詩數年歸家靜居
子常五百人下荅時教授不輟每春秋社
備典儀以素木椽葉為組豆黍稷以射
冬夏以禮樂詩書王制樂正崇四射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禮樂詩書王制樂正崇四射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冬夏以詩書史記孔子禮樂
弟于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釋敬以無適釋主一乃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
一朱子始集大成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
原朱子之意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
虛而入亦以虛為
應因以虛名齋

儒術四

周孔之遺風 見白帖 子 後世以為楷 詳儒 為君

子儒論 洙泗之遺 見白帖 家 增 為王者師 史記 儒林

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
教士大夫或隱而不知見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

之屬皆受業於子 原世之顯學 韓非子世之顯學儒
自孔子之為王者師 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

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
儒分為八 反又孔墨之儒皆自謂真孔墨孔墨為三取舍相

文 儒術 附錄類編卷二百一

將誰使定後 **被服** 漢書河間獻王被服儒術造次必

世之學乎 **傳經術言得失** 當論議通明每有災異當輒傳

皆行 **增** 霍光不知 **原** 匡衡說詩詳

得術言 **身為儒宗** 輔佐之能近古社稷宗有勳伐而不知儒術

張禹為論語章句 **原** 漢書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已

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 **增** 典儒林 **原** 所在為駕

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之語曰欲為論余張氏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學多從張氏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通一經者復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帝紀徵天下通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本紀及以五經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輶傳遺詣京師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注云以一馬駕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傳序光武中興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而先訪儒雅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詔曰三代導人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儒藝有六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簡其選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得察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如縫掖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遠規起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石道義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春號顯名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始昌輩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宗其道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關東說詩陳君期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世宗其道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顯名太學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儒術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甄 **增** 未下車而先訪 **原**

宇治嚴氏春秋學觀漢記甄宇治嚴氏春秋持學為

儒宗後漢儒學為儒宗司徒白顯宗數訪丘易拜太子

少傳顯宗數訪問經術聲稱著聞弟子過魯命講元

和初帝東巡狩選過魯幸闕里大孔氏男子二十以

上者命儒者講論拜過魯幸闕里大孔氏男子二十以

春又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人德行恂恂召伯

鸞小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通儒慶氏禮習

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詳著作郊祭祀及宗廟禮

樂威儀章服輒令釣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何休得公羊本意又何休以春秋公羊本意六

卧鼓宜得名儒去官孔融上書曰蔡弓卧鼓之名儒託疾

名儒典綜禮紀原金聲玉色劉楨魯都賦彼齊魯諸儒

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

易世皆儒宗登保傅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

先以博物居秩宗子潛心儒典博學高貴鄉伏膺

公幸太學問高書義峻乃潛心儒典博學高貴鄉伏膺

機少異才文章冠世朝詔疑滯初為中書令帝建武

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

循循依禮而疾辭改拜太常朝疑滯皆清貧之於

潔行俗表原靜棲翰林靜棲翰林弘道高致幽

深州儒素奕世儒素晉儒林傳武延儒學之士徐睦九

東州儒素奕世儒素晉儒林傳武延儒學之士徐睦九

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儒術甄明儒術甄明恬學

文學部儒術甄明儒術甄明恬學

儒術甄明儒術甄明恬學

儒術甄明儒術甄明恬學

代之
逸民

儒術五

增碑唐賈至旌儒廟碑曰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
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於教教之大者莫大於儒旌儒
者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
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磨至然後罪九流之異
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寃骸積於坑谷
流血淬於泉壤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雲之臺
考圖驗地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額灑猶在慨然感亡
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乃詔有司作是新廟牲幣有

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
於戲勘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
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
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黃軒盛美湯武鴻
業不若也秦之所滅我之所興鯁臣不敏敢獻頌曰於
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經籍為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
其徒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實生暴
秦反道敗德焚書坑儒萬古悽惻驪山之北坎窞猶存
草樹無聲愁雲晝昏帝在華清登高訪古下哀羣哲饗
祠無主爰降嘉詔聿修清祠饋之牲牢奠酬以時鬼無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儒術

三

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

增評唐陸龜蒙大儒評曰世以孟軻氏荀卿氏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氏之道然李斯嘗學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况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况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增論宋蘇軾儒者可與守成論曰禹治洪水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棄為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於是益修其

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德既無以相過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然終不若三代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病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不可以伐病

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二世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政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增辨明宋濂七儒辨曰儒者非一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是謂游俠之儒載籍之繁浩如煙海莫不擷其元精嚙其芳腴搜

其闕逸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是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是謂曠達之儒沈鷺寡言逆料事機千變萬化不可窺度是謂智數之儒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是爲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審勞逸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萬世是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祕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

足以為世則而人莫得而名焉是為道德之儒游俠之
儒田仲王猛是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曠達之
儒莊周列禦寇是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章句之
儒毛萇鄭康成是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道德之
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
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
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
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
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
為三也司馬遷以儒為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

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
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三
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臯夔伊傅周召儒
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未有盛於孔
子者也

勸學一

增易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書說命曰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 **原**禮學記曰君
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
不知道又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

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增**論語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又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仕而優則學 家語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

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 又子路初見孔子子曰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荀子勸學篇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

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
也善假於物也又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
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
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術有終若其義則
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又曰君子之學
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頓而動一
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君子之學以美
其身小人之學以為禽犢饋獻之物也又曰百發一失不足

為善射千里跬一作頭步不至不足為善御倫類不通仁
義不一不足為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
焉塗巷之人也又儒效篇曰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
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
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故
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
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又
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
礪也呂覽勸學篇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

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君親不得其所欲子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學在於尊師賈誼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聖王之道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淮南子脩務訓曰純鈎魚腸之始下或作廬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陸剗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鬚者微毫可得而察夫學

亦人之砥錫也又曰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礪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蝻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榼棟榎楠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劉向說苑曰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又曰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

任人材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又曰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揚子學行篇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而錯之質在其中矣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徐幹治學篇曰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乎元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昭焉則羣物斯辨矣學

者心之白日也又曰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元黃之色旣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敎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又曰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文中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周子通書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

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又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朱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返之而聖。

勸學二

增漢書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原**又曰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

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每出行縣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繇大化後漢書曰明帝為功臣子弟四姓末屬別立校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盛於永平矣。又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增**唐書曰常袞為福建觀察使始聞久未知學袞至為設鄉校使作

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遊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宋史曰張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勸學三

原勸學

廣學

衛文公敬教勸學漢元設博學士弟子無致員數以廣學也

琢玉

成器

食肴知旨

詳勸學

增木之枝葉

地有山川

范獻子戒其所知曰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木有枝葉猶庇廕人况君子之學乎 趙子聲書詣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學乎 太平之原 大教之本 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 太平之原 大教之本 公孫弘等曰今陛下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 太平御覽物生而蒙事屯而養造味利有

攸適猶金之銷鑪水之從器也是以聖人實之於文鑄之於學文學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愈明 窮而不困 通也為窮而志不困憂而意不衰也 近而

總羣道

積眾善

徐幹治學篇大樂之成非取乎一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廣者所以總羣道也 晉書虞溥除郡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積眾善者而修講舍 增學廬 唐書陽嶠遷國子司

後生修講舍人以為善職 又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入

勗呂蒙

警張載

詳勸學

開集雅館

擢授

經郎 文選陸佐公石闕銘序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

文學部

增監類正卷二百一

勸學

三

元史揭傒斯以教勳初開奎章閣首
擢為授經郎以教勳初開奎章閣首
諸生梁書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
為吏數月進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
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眾
諸將講左氏春秋聽
青之徒橫經以聽
稟時為南清河太守每年春總集大
等講於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
學生經者聽入貢限四武屯營飛騎
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武屯營飛騎
夫感妻言父好子學後漢樂羊子學
思妻乃引刀趨機而斷曰此織生自
道而歸何異斷斯乎羊子感其言七
藏曹端父好善信佛見端居常言天
行燭書呈父其言為道非齊性之由
中也老子以虛為道非齊性之由

精父好之卒向於學

勸學四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董遇三餘

味之在和醢醬既
加則酸鹹頓異
同門王良暨諸賢講
學典禮風動鄰郡

風動鄰郡 李氏續藏書鄒守益判
廣德州建復初書院延

勸學五

增詩宋張詠勸學篇曰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元門
非有閉苦學當自開世上百代名莫遣寒如灰胸中一
片地無使容纖埃 又孫復論學詩曰冥觀天地何云
為茫茫萬物爭蕃滋苟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
看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擊暗毆聾明大
道身與姬孔為藩籬

賦唐張泰學植賦曰學者人之本也故假農以為諭

將克己而攸箴筆力載耕既研精而不倦情田以耨將
覃思而惟深懿茲善諭豐茲是務種德潛潤比土膏之
勃興修業大成方雲稼之森布情以自安則耒耜之用
廢習而不輟則蓐蓑之道存且學者在清其本末農者
在立其根柢庶存心而有補期竭力而無替顧三冬之
足用且俟經時異四體之不勤而能望歲其道既敷其
志不渝自微至著生有於無厥修乃來類京坻之可積
不思則罔同水旱之是虞稽其存於日省就此月將勞
而無怠奚必乎四之日祿在其中可期乎萬斯箱

啟唐劉憲上東宮勸學啟曰常人讀書擬於爵祿事

須精熟乃堪試練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世之才豈假尋章摘句哉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

增 誥晉虞溥訓諸生誥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朋友欽而樂之朝

士敬而歎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

雜 文漢賈誼勸學篇曰昔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岔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關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詎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弛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今夫子之道佚乎老聃諸子之材不逮榮跖而無千里之遠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

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命不重
宋晁无咎題段謹修紙曰傳曰大道以多岐三羊學者
以多方喪生裹糧就學者成羣半途而廢者皆是則多
岐與多方之迷也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
哉世之言曰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
通故貨蓄學必之衣冠相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
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都諸葛孔明耕南陽
出為霸王師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
而知天下可也 朱子勸學文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
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

呼老矣是誰之愆 林宅田勸學文曰父母養其子而
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
母教而不學是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
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
學則庶民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民

善誘一

原存心 繼志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
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後啟發又善教者使人
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博文 約禮 論語者使人
誘人博我以禮 舉一隅 知四失 論語不憤不啟不悱
文約我以禮 舉一隅 知四失 論語不憤不啟不悱
隅反則不復也 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此四者
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

也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
善待問能博喻
小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又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人能弘道 師貴受方 牖民孔易 誨人不倦

師能善道 人欲發矇 傳先儒之訓 為後學之宗

師過而商不及俱未得中 求退而由兼人各宜救

失白帖 增如時雨 猶化工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

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也 匪怒

伊教 不屑亦誨 予不屑之教誨也 亦是亦教誨之而

矣已 道而弗牽 引而不發 非率則和強而弗抑則易

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昇不為拙射變其發率 君子引而

不發躍如也 中道 施不陵節 進不躡等 學記大學

而善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

循循有容不躡等陵節而進 視徒如已 自本

而支 性理劉雲莊曰於人必不然可於已反已以教則得教

本而支 性理劉雲莊曰於人必不然可於已反已以教則得教

未序然邪說交而流聞者莫不興起當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庵曰許魯齋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其教也始惟由

庸謂朱子教人以大學語孟中 學近其人 言中其

情荀子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贊傲非也

淵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

中而不自曉者為之條悉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

文學部 善誘

千里聞其大槩 乘間而施 非道則避 張子正蒙洪
 而得其為聖人 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為而後教
 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 不待彼有求也 然後接之
 聽也 苟子問者勿與辯也 故必由其道至 然後接之
 其道則避之 禮恭而後可與言 道之方辭 順而後
 可與言道之理 色從而後可與言 道之致注 辭而後
 或引或拒 告之戒之 性理之與言 道之致注 辭而後
 而已 又勉齋謂朱子從游之士 迭誦所習 以質其疑
 意 有未喻則委曲告之 而未嘗倦問 有未切則反覆戒
 之 而朱子道難則變形於色 見博而有要 約而不孤
 性理朱子曰 聖賢教人 下學上達 循循有序 故從
 事其間者 博而有要 約而不孤 安意凌躐之弊 情
 者作之 銳者抑之 元史許謙教人 情者作之 及門之士
 以科舉者 千餘人 隨其材分 咸有所得 然獨不盡掃雜

慮 頓解蓄疑 性理朱子曰 賢輩有營營逐物之心 故
 收斂身心 盡掃雜慮 令其光明 洞達 方能作得主宰 方
 能見理 李氏續藏書 王良有蓄疑不解者 旁及他事
 使本疑頓解 為歸莫不虛往 實還 氣 先有據守 不事
 求者 望庭為歸 莫不虛往 實還 氣 先有據守 不事
 檀楚 性理 子曰 厚以禮教 學者最善 使學者先有
 楚觀為講授 教人務盡其才 或觀行步 或聽講誦 或試
 詩賦 數無一有者 使儒冠拜於其前 然後遣而退之
 薰陶成性 變化氣質 宋史程頤 擢崇政殿說書 必
 延名德之士 使與之處 以薰陶成性 元史梁益 教人
 以名德之士 使與之處 以薰陶成性 元史梁益 教人
 世師表為 片辭可紀 一善延譽 宋史楊億 任真宗
 少韓性 四方學者受業 其門凡辭 必為誦誦 不為甚
 高論 而義理自勝 士有一善 必為誦誦 不為甚
 不已 反辨析 是非則毅然 有不可犯之色 不強以不
 文學師 善誘 不強以不

可不語所未至性理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人教人必因其才

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又朱子曰敬夫為人

明快每與學者一切傾倒說出但學者見未到此便不

復致思其蓋不欲與得寸則守寸為言所欲言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返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使

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久之然後道之全體有

所望則漸可識內外所循習而漸有知使人亦知之豈

不快哉或有問難而解其不能自達無貴賤接以誠

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不能自達無貴賤接以誠

無大小待以誠性理張氏曰堯夫清而不激和而不

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

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

而造其廬吾學編薛瑄學貴踐履不為穿鑿奇僻之

大小眾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

談成德不外始學稚子待如成人入性德有門戶得

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

之即有用力之地至於成德亦不外是元史許衡為

國子祭酒世祖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時所選弟子

皆幼稚衡待之以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

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

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

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人人自

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善誘二

增面命耳提大雅匪手攜之言提其耳盡其材學記者

其材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

增面命耳提

善誘

三

問同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答異 正蒙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今始
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故能
教人使入德也仲尼問同而答異以此
後漢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曰人而於路乃設酒
肴以慰之原後幾林宗不絕惡人林宗曰人而於路乃設酒
已甚亂也原後幾林宗不絕惡人林宗曰人而於路乃設酒
學愧負前言遂罷去人乃服其值林宗在
增勗以丹霄
之價 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 弘單門後進必
河各充其量 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易知賢
窮理盡性循於有序其接物辨而天下灑掃應對至於
而人易不怨怒 答問窮晝夜 後學朱子曰李延平其接
人而人深誘之各不同而聖賢之域 片紙書懿行 又曰籍
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 片紙書懿行 又曰籍
銘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之懿行或詩文
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心 名山藏陳獻章四方來學者但教之端坐澄心使其
倪然後有得境又李氏續藏書丁璣教人正
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善誘

